

# 「二字成語」異議

徐耀民

黑龍江大學語言研究所

最早將「二字成語」寫進著作的是清人趙翼和錢大昕。

趙翼在《陔餘叢考》卷四十三開列出二百二十三條「成語」，其中「二字成語」四個：

無賴（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始大人常以臣無賴。」）

辜過（《史記·魏公子列傳》：「自言辜過，以負於魏。」）

毛病（黃山谷《山谷刀筆》：「乃是荊南人毛病。」）

便宜（《南齊書·顧憲之傳》：「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。」）

錢大昕《恒言錄》卷六「成語類」收七十八條，其中「二字成語」三個：

百怪（《論衡·訂鬼》：「人之且死，見百怪。」）

妖精（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「妖精夜殞。」）

作獺（鄭文寶《江南餘載》：「焦湖百里，一任作獺。」）

在成語辭書裏，莊叔遷《國文成語辭典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16年）所收絕大多數都是二字條，如開篇第一頁排列語辭三十五個，從「一一」、「一人」……「一日」、「一天」到「一如」，全部是雙音節的，實同一般語詞辭典無別，算不上專門成語工具書，可不論。乾隆年間刊刻的《滿漢六部成語》收錄的二千五百多條詞語（多為二字條），皆是當時中央六部日常漢文用語並加以滿文對譯，自然也不屬我們這裏的談論對象。張永遜《實用國文成語辭典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7年）收有一些二字條：

三省 弄瓦 矛盾 逐鹿 拾芥 垂青 棒喝 絕響 墨守 齒冷

等等，選條較為嚴格。1949年後出版的成語工具書，收「二字條」的不算很多。袁林、沈同衡編的《成語典故》（遼寧，1981年），收了六百多個成語，其中有三十多個是「二字」的，如：

阿斗 鞭屍 金烏 掣肘 寸心 等身 斧正 腹稿 借光 泰斗 雞肋 斗膽 踏實 知音 梁孟

陳國弘編著的《成語源》(臺灣, 1981年)也收有一些「二字條」:

肄業 禍水 祭酒 中葉 舌耕 舌端 翔實 私淑

等等。在現代,劉潔修明確地提出「二字成語」並較全面地加以理論闡述和概括。他在《成語》(北京:商務印書館,1985年)一書中,在「成語的範圍」一節裏,首先談論的就是「二字成語」:

由兩個單音詞組合而成的,例如「推敲、雞肋、爛柯、請纓、塗鴉、獻芹、獻曝」等。

接著簡介某些辭書收錄「二字成語」的情況,最後用「推敲」、「題鳳」、「看竹」三個實例,解釋何以稱之為成語。

何以叫做成語呢?他提出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三點;而我們對此基本上都不敢予以贊同。

第一,含有典故。

推敲、題鳳、看竹,誠然是有典故的,而且相當一部分成語都是有典故的。但是,我們認為,並不能據此來認定成語。因為,有典的不見得是成語,無典的不一定不是成語,何況有典無典很難下定論。

比如「糧食」,依我們看,應是有出典的。據《恒言錄》所列,其沿革大致是:

《左傳》:「楚師遼遠,糧食將盡。」

《孟子》:「師行而糧食。」

《淮南子·道應篇》:「糧食未及乏絕也。」

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:「治樓船,備糧食。」

可算有典故且出處較早的吧?在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裏,「糧食」還是由兩個詞構成的主謂短語,「糧」——糧食(名詞),「食」——吃(動詞);到了《淮南子》和《漢書》,才形成由雙語素構成的合成詞——名詞。在今天,應說是個地道的常用名詞,甚至是一個基本詞,大概不會有人認為是個成語的。

再如,俗將「立春」稱為「打春」,這是因為:

舊制,府縣官表示勸耕,於立春前一日,迎春牛置署前,次日以紅綠彩鞭打牛身,謂之打春。(修訂本《辭源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,1981年)

這「打春」可算是有「故實」的了,但普通百姓只是口裏這麼說罷了,未必知道還有甚麼典故,也不會想到是甚麼成語上去。

最後再舉一例——背誦，源出《三國志·王粲傳》：

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。人問曰：「卿能暗誦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

這大概得說是「含有典故」的吧？於是也就得算作成語？這大概不會被多數人接受。

再說，何為有典、何為無典有時不大好說。是否出於先人的詩文語錄的就算有典故呢？於是，所見無非成語，這可以嗎？

有沒有典故，只是考察、認識成語的一個方面，儘管這一點很關緊要。

第二，具有韻味和形象性。

韻味和形象性是成語的一個特徵，也因此在使用時有很強的修辭功能。但是，也不能完全憑此定取捨；而且，韻味及形象在判斷上也容易出現分歧。

成語「推己及人」、「溫故知新」、「聽天由命」等等，可說都沒有甚麼形象性，卻都是地道成語；而有的形容詞，如「血紅」、「陰森」、「苗條」、「慌忙」等，形象性並不差，卻同成語無緣。確實有人將形容詞的重疊形式及嵌音形式歸併到成語裏去，如「慌慌張張」、「慌裏慌張」（見朱劍芒《成語的基本形式及其組織規律的特點》）等，就是因它具有某種使用功效而下的結論，但這「重疊式」之類只是詞的形態變化的一種手段，並不改變詞匯的性質：沒有從詞變成短語；所以已不見有人還持此說。

至於說「斟酌」、「琢磨」比照「推敲」，「韻味和形象性則遠遠不逮」（《成語》，頁5），恐怕也是見仁見智的事，因此認定「推敲」是成語而說「斟酌」、「琢磨」「只是一般的複合詞」，是不公平的。從語義看，同倒酒深淺、滿不滿有關的「斟酌」，同雕玉、刻石相連的「琢磨」，是很有點形象性的；從用例看，陶潛詩「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」以及王安石詩「綠瓊州渚青瑤嶂，付於詩工敢琢磨」，韻味也自不差；從語源看，一出於《詩經》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一出於《荀子》「節其流，開其源，而時斟酌焉」，比出在唐代的「推敲」要久遠得多。怎麼能得出「二者並不相同」的結論且進而斷為不同性質的兩類詞語呢？

第三，可衍為四字。

這更不能成為成語的條件。道理很簡單，因為有的雙音詞也可衍為四字，如：初中——初級中學；七律——七言律詩，等等，但前者仍應視之為詞。

有的所謂的「二字成語」，如「推敲」、「杜撰」、「曳白」、「今雨」、「舊雨」之類，是很難衍為四字語的。

就是由成語簡略而成的二字式，也不好說仍是成語，就像由短語如「支部書記」節縮成「支書」之類，就不見得還是個短語一樣。一些由成語截取、簡略等方式形成的詞語，如：敷衍（敷衍塞責）、一貫（一以貫之）、矛盾（自相矛盾）、蛇足（畫蛇添足），這些我們很久以來就當做合成詞在使用著，大概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。其中，有的是不

是由四字成語縮略而來的還不好說，如「矛盾」，是由甚麼原語省略而來的？不見得就是由成語「自相矛盾」而來，也許根本就不是甚麼縮略形式，於是也就根本上沒有原語，等等。

附帶說明一下，劉潔修的《成語》講到成語有「省略和緊縮用法」，這我們不否認。不過該法是有局限性的，不能毫無節制的任意去用，古人就懂得這個道理，明朝楊慎在《丹鉛總錄》中指出：

以「汗牛充棟」而合之曰「汗充」，皆文理不通，足以發後世一笑。(卷十九)

《成語》講了取一、三字，取二、四字，取前二、後二等七種節縮形式，其中舉的例子有相當一部分文理不通。諸如：

跋扈——跋前疐後 赴蹈——赴湯蹈火 疊架——疊牀架屋 束閣——束之高閣  
泣隅——向隅而泣 迎解——迎刃而解 出拔——出類拔萃 飛騰——飛黃騰達

等等。也許在一些特殊場合可能出現上列的類似用例，但是，一不是常規，二不是在現代漢語中所可仿效的。比如「迎解」、「出拔」之類，在詞典上查不到，在口語中聽不到，有誰能想得出它的意思呢？「飛騰」之類，倒是有的，但很難認為是成語「飛黃騰達」的縮略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皆開有條目：

[飛騰]急速飛起來；很快地向上升；飛揚：烟霧飛揚。

[飛黃騰達]韓愈詩《符讀書城南》：「飛黃騰踏去，不能顧蟾蜍。」(飛黃，古代傳說中的神馬名)後來用飛黃騰達比喻官職地位升得很快。

似是沒有關聯的兩個詞語。

我們覺得這種成語用法如果濫用起來，不加限制，不只會出「發後世一笑」的事，而且有礙於現代漢語的規範。我們認為構造新詞或縮略詞語，都不能也不應違背漢語的一般構詞規律和習慣。

以上三點，都不是成語的充分條件，無論單憑哪一條，都難以斷定是成語或不是成語。

我們的看法很簡單：所謂「二字成語」多可以看作一個合成詞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成語，粗疏點說是習用的固定短語，從構成角度看，一定是由兩個或幾個詞構成；那麼，「二字成語」就必須是由兩個詞構成的短語才行。

例如「金烏」，並不是「金色的烏鴉」，不能看成短語；按詞典的編者說是「太陽的別名」。再如「寸心」，是「心」的別名，等等，明顯的都是地道的名詞。誠然，「阿斗」是「扶不起來的天子」，跟一般別名不同；但是，這種別有所指的名稱也不少，如(白臉兒)曹操、(兒皇帝)石敬瑭等等，就都得稱成語，援例下去將難以收拾。更為重要的

是，這些都是人或事物的名稱，都是一個詞，而不是兩個或幾個詞。

其他的所謂「二字成語」可分為兩大類。一類就是由成語壓縮成兩個字的，如「蛇足」、「逐鹿」、「墨守」、「齒冷」等等。「蛇足」並不是「蛇的足」，而是「多餘之物」的意思，只是一個詞，難以看成兩個詞；「逐鹿」，比喻「爭奪天下」，並不是真的「追趕甚麼鹿」，也不是短語，不能視為成語。再一類，就是同四字成語毫無關係的有出典的二字式語詞，如「塗鴉」、「絕響」、「腹稿」、「斧正」、「影射」、「借光」等等。「塗鴉」出於盧仝的《添丁詩》，形容字寫得很糟，並不是「塗抹老鴉」的字面意思；再如「腹稿」，按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解釋是「已經想好但還沒寫出的文稿」；「斧正」，是「敬辭，請人改文章」，長久以來我們就當一個詞用，很少有人將它們視為短語。上面開列的《成語源》中的八個詞語也是這樣，如「肄業」、「禍水」、「祭酒」、「中葉」等，很難拆成兩個詞。其中的「祭酒」，剛開始時是用於「酌酒祭神」的意思，而後世或尊稱長者，或是一個官名，只能看作詞。

也有幾個特殊點的。「梁孟」，編者說是指梁鴻、孟光，但別說只是「梁孟」二字，就是兩個人名放到一塊兒的「梁鴻孟光」這類並列短語也不好說成是甚麼成語。推而廣之，「朱毛」、「劉鄧」又如何？「鞭屍」，字面意義是「鞭打屍體」，似是短語。編者說是指伍員鞭打楚平王屍身事，語源應是如此，但作為「成語」的「鞭屍」有甚麼特殊的意義和作用呢？為甚麼一定要稱之為成語呢？其實，這類語詞根本就不具備成語的資格。

二、成語，作為現代漢語詞匯的組成部分，在分析、判斷的時候，就不能以古律今，而應兼顧到現代漢語雙音節成詞的傾向。

在古漢語中可能是詞，在現代漢語中就不一定是詞。《易·乾》中乃至宋元時代的「幹事」，是「辦事」、「做事情」的意思，「幹」和「事」都是個詞；今天，「幹事」指一類工作人員，至多能分析成兩個語素。再如「去向」和「商量」，據《恒言錄》所引：

臣當時無處去，向上看只見天，下看，只見地。（《北史·突厥傳》）

謫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。（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）

古今是不同的。在現代漢語中，這些雙音節構成的單位，多可看成詞。呂叔湘就曾指出，「雙語素的組合多半可以算一個詞」（《漢語語法分析問題》）。例如「請纓」，使用的是「請求殺敵」這個由原故事概括、抽取出來的整體意義，「請」和「纓」只能分別看作語素，於是也就成了雙語素的合成詞。「一貫」也是這樣，現在是使用「一直如此」的意思，而不必先復原為成語才能用、才能理解，我們實際上早把它當成了一個詞。其他如「毛病」、「無賴」，也是這樣，都是雙音節詞。「百怪」特殊點，原本是「多種怪物」的意思，是個短語，到了唐朝韓愈的詩裏，「百怪入我腸」的「百怪」又是指「奇異的想像」，也完全可視之為詞；今天這個語詞少用。我們覺得，將所謂的「二字成語」看成詞，而不看做成語，是合乎常識的，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，都不存在障礙。

### 三、有利於劃清成語的界限。

我們對成語的認識不同，必然導致劃界上的分歧。比如有人認為習用的有典故的詞語就是成語，於是憑有典無典劃界。上面已談過，這不大能解決問題，不僅有典可能不是成語，無典的也不見得不是成語；而且，何為有典更是個難纏的問題。出於日語借詞的「勞動」、「浪人」同時又可在中國典籍上找到根據（前者見《三國志·華佗傳》，後者見柳宗元《李赤傳》），算不算有典？再說，由於年代久遠等原因，一些語詞的來源也說不清，比如「杜撰」，就有幾種說法。憑意義多寡來區分，實際上也不行，「孤掌難鳴」就不大好說比「一個巴掌拍不響」的意義單純，因而區別出成語和俗語來（《成語》，頁26），憑用法上的特徵來加以區分也有劃不清的地方。

只有形式上的劃界來得簡單利落，易於掌握。因此，我們主張，將所謂的「二字成語」一般都劃歸到合成詞裏邊去，也許是解決成語劃界問題的一個較好的辦法。這既不影響對雙音節詞語（包括有人視為成語的二字語）的理解和運用，也無損於我們漢語語言的精華——成語家族本身的特性、資格和地位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我並不是主張所有的雙音節語詞都是詞，只是認為：沒有「二字成語」，就是由成語壓縮而成的二字式語詞也不再看作成語。